

人 / 间 / 春 / 色 / 正 / 浓 彼 / 时 / 念 / 意 / 悠 / 长

清明时节,我站在黄河岸边,耳畔不再是桀骜不驯的旋律,而是一曲伤感的哀歌。仿佛那奔腾的浪花、横流的雪涛、轰鸣的长啸,都成了悲壮的音符,荡人魂魄。

我久欠肃立,心潮反而无法平静,思绪的脚步穿越阡陌,在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里徘徊,不由得想起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,想起无数烈士的悲壮,想起鲁西南人民踊跃支前的壮举,热血顿时沸腾起来。

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!

做军鞋

树荫下,油灯旁,老太太们手摇纺车纺棉线,姑娘媳妇们飞针走线,赶做军鞋。那是翻箱倒柜拿出的土布呀,全都是珍藏的嫁妆,还有日常所用的床单和衣物。丝丝缕缕,要在双双巧手中,殷殷深情里,做出战士铁脚板的保护神、风火轮,翻山越岭,日行千里,追赶着中国革命的历程,高奏凯歌。

书写神话的手,是才华横溢的手;赶做军鞋的手,是灵巧多情的手。一层布,一层浆糊,一腔亲情,糊成平整整、硬而柔的裙裾,然后裁剪,再一针针、一线线,缝制成结实舒适的“千层底”。一颗颗火红的心,炽烈而滚烫。

这是正义战争的神力。

这是军民一家的华章。

这是华夏传统美德的重现!

有了这一切,麻绳把小腿搓得赤红,双手勒出裂痕,密密针眼,凝聚成华夏儿女的挚诚,凝聚成勇士们矫健有力的脚步,凝聚成和平的希望和永恒。

我爱你,蕴涵着千恩万情的“千层底”,层层都是民族魂;我景仰你,历经腥风血雨的“千层底”,你又无反顾地踏碎旧世界,满怀豪情地迎接新中国。

离离头

推磨,筛罗,和面,满是褶皱的手如同变戏法,一个个玉米面窝窝头,金灿灿,明晃晃,穿越历史烟云。

刷锅,添水,劈柴,一瓢瓢古井水情深意长,一捆捆高粱秸让灶火更旺。老少三代的农家女,忙而不乱地为子弟兵蒸窝窝头。火,熊熊;水,沸腾。弥漫

日光锻造雄心,灶火锻造精神,炮火锻造坚韧,然后盛开胜利之花。

雄浑之气,踮脚村村寨寨的大街小巷,成为平凡日子里美的音符。

雄浑之气,抖擞在热血沸腾的胸怀间,漫漫征程,脚步铿锵,风卷红旗如画。

雄浑之气,磅礴在英雄的土地上,挺起一个民族的脊梁!

小推车

坎坷不平的乡间小道上,风雪弥漫的山水间,响起小推车吱吱扭扭的喘息声,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悲

迎来日出,追赶夕阳,以壮志为刃,以血性为枪,杀向疆场。

兵民是胜利之本。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用小推车推出的胜利。

伟大的民族,伟大的人民。一口袋一口袋的军粮在独轮车上摆成小山。推车的是位老汉,汗水浸透了粗布衫。在老人的眼里,小推车如同五岳昆仑,给人以伟岸。

一木箱一木箱的枪支弹药在独轮车上整装列队。推车的是中年妇女,一身民兵装扮,英姿飒爽。在大嫂的心目中,小

推车就是前线将士们的宝贵生命。一包包窝窝头,一筐筐蔬菜,在独轮车上肩挨肩、膀靠膀,推车和拉车的是两个儿童团员,臂上的红袖箍与车上的小红旗相映生辉。在孩子们的心里,车上装的全都是战士们的意志和勇气。

小车吱呀,高唱军民并肩协奏曲。音乐的光辉照亮了祖国大地,壮歌穿云裂石,勇往直前!

抬担架

战争是残酷的。生死之战不知夺去了多少将士的生命,致残多少生机勃勃的

健儿。谁说英雄只在战场上?子弟兵的死死紧紧地簇拥着,抬担架的壮举,谱写了一曲曲壮怀激烈的史诗。

“上前线打仗俺也有一份。参不了军,就抬担架!”村寨里,回响着姑娘媳妇们异口同声的呐喊,火线上,腾跃着一个个巾帼英姿!

战火连天,她们不怕。冲上去,把受伤的战士抬上担架;杀出去,绳绑搭上肩,徒步如矢向新生。

一道道闪电划破夜幕的庄严,一架架敌机撕裂白云的圣洁。沉闷的雷声降瓢泼大雨,轰鸣的爆炸声倾泻残火球,雷雨、爆炸就是敌情。姑娘媳妇们纷纷将外衣、斗笠和躯体,紧紧护在伤员们身上。枪林弹雨间、泥泞里,爆炸中,担架仿佛插上了翅膀,傲然奋

飞!如果你面对这豪气冲天的队伍,一定会觉得,是人民的担架用豪迈征服艰难的征途,是祖国的儿女用灼热的鲜血换取祖国的旭日东升。而在新时代任重道远的征程中,又该作何等感想?

迈步向前,不断向前,生命的意义在于永葆前进的活力!



带孩子去扫墓

黄士福

每年回乡过清明节,我总爱带上孩子们去扫墓。

他们如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鸟儿一般,处处觉得新鲜好玩,一路上东瞅西瞧、蹦蹦跳跳,嘴里还轻声背诵着杜牧《清明》的诗句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家乡的清明时节多是爽朗无雨,甚或艳阳高照,女儿便撅起小嘴嘟囔:“诗人写错了,怎么不见‘雨纷纷’?”比她大两岁的儿子赶紧解释:“可能那年清明刚好下春雨,再说诗人又不是我们家乡的人。”

走在山间野林的弯曲小路上,空气清新,满眼新绿,山花烂漫,鸟鸣声声,彩蝶纷飞。孩子们跑着、跳着,一边尽情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气息,一边贪婪地欣赏着烂漫的春色,嬉笑打闹着,叽叽喳喳地分享着即时感悟,发现野花野草,询问无毒后,便停下脚步摘取。

终于到了墓地,大人们忙着给老坟锄草、清理杂物、添土、修整,摆上祭品准备祭拜。孩子们围着爷爷追问:“这墓主人是谁呀?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?哪年去世的?长得啥样?”

孩子们的爷爷摸着稀疏的花白胡子,笑咪咪地,沉思一会儿后,缓缓地说:“这坟头是你们高祖父的,那坟头是高祖母的,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大清王朝,本来是中原一带的人,后来搬家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……”我那一向沉默寡言的老父亲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先祖的往事,末了,还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:“这些都是上辈人告诉我的,祖辈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艰苦奋斗、兴家创业,多么不容易啊!我们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液,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。”

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,也学着大人的样子跪下来,虔诚地祭拜。在年复一年的口述家族史里,先祖的事迹与美德渐渐地刻进孩子们的记忆,让他们慢慢地懂得生命的来处与延续的意义。

傍晚回到家时,孩子们虽染了一身尘土,却毫无怨言。他们把收集的野果放进盐水里浸泡一下,便吃得津津有味,还讨论着家族的世系,手工绘出简要的系谱,想把伦理关系弄得一清二楚。

清明节,带上孩子去扫墓,让孩子的身子在春日里彻底放松,真切地体悟到生命的蓬勃美好;到坟头祭拜缅怀先人,口述家族史,把慎终追远、艰苦创业的传统精神一点点地烙进孩子心中,让孩子慢慢地得到成长。我想,带孩子去扫墓的意义正在于此。

与父亲对话

李春润

清明时节,站在父亲的坟墓前,思念至极,泪如泉涌。点燃一堆冥纸,烧上一炷高香,禁不住要对九泉之下的父亲说上几句肺腑之言,以解心中万分悲伤的情结。

父亲,你离我西归已34年了,那年您84岁,我28岁。在这漫长的时光里,总是充满着对您的怀念。您晚年体弱多病,鉴于当时医疗和经济条件所限,没能得到很好的医治,但是,我们姊妹几个也是尽力了。1990年的农历正月初三,您寿终正寝,安详地闭上了那双曾经有神的眼眸。

每当想起您的时候,我最惭愧的是由于当时家里经济紧张,没能让您穿上您所期盼的羊皮大衣。子欲孝而亲不在,这是人生中最遗憾的事了。现在条件好了,我曾给孩子说,你爷爷奶奶若在,我会让他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可如今到了“虽有孝心无处施,只把心愿寄天堂”的忧伤境地。

您走后,母亲在我和姐姐轮流居住,衣食无忧。在她82岁那年查出结肠肿瘤,一天便血数次。医院无奈,放弃治疗。我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,找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肿瘤专家,用中药医治,硬是延长了两年的生命。

在您撒手人寰时,我们家的状况正处于低谷。大哥、二哥都先您而去,下面孩子既不成才又不成器。我用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,教育帮扶他们,

为其修葺房屋,娶妻成家。好在现在他们都能独立生活了,家境逐步向好。目前您的曾孙也已上小学了,您的两个孙女学业都读到了研究生,并已成家立业,各有一子。

您是我们那一带的名医。在缺医少药的20世纪40—70年代,您用精湛的中医医术和高尚的医德,解除了很多人的病痛,挽救了众多的生命。至今附近村庄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您。这里有个天意的巧合。这篇稿子是上午写成的。下午我去王浩屯榨油,回来时顺便去了我魂牵梦绕的母校——周庄小学。门卫人员问我干啥哩?我说来看看离别42年的母校。我报了姓名。他也介绍了自己是学校东边村的人。我问他年龄多大了,他说70岁了。我说,你这个年龄应该知道您父亲的。说起您的名字,他双手合抱,连连说:“大叔叔医术,大叔叔好人。”

您的最大愿望是希望您能继承咱家的中医事业,继续治病救人。起初,我也愿意听从您的安排,自学了几年中医。在功不成名不就时,由于多种因素,阴差阳错地改行从了政。我深知,这使您既伤感又失望,也是儿子对您最大的不孝、最大的愧疚。

思亲仰望白云飞,一缕香烟朝天去。擦去眼中的泪水,再深深鞠上一躬:“父亲,安息吧!明年的今天儿子再来看您!”

我想起了老霍兄

刘波

清明的雨,总来得缠绵,淅淅沥沥,打湿窗棂,也打湿心底尘封的记忆。

撑着伞,走在郊外的小径上,草木抽芽,野花初绽,满眼生机里,我忽然想起了老霍兄。

初识老霍兄,是在城郊的旧书摊。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守着一摊泛黄的旧书,眉眼温和,说话慢悠悠的。

那时我年轻,总爱蹲在书摊前翻捡,老霍兄从不多言,只在我拿起晦涩的古籍时,轻声提点几句。他说,书里有岁月,也有故人,读进去,便懂了人间冷暖。

老霍兄无儿无女,守着书摊过了半生。他的书摊,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。有人来买书,他不讨价还价;有人只是闲坐,他便沏上一杯粗茶送上,缄默无语。

我曾问他,守着这些旧书,不觉得枯燥吗?他笑着摇头,指尖拂过书页:“每本书都有故事。陪着它们,就像陪着老朋友,心里踏实。”

他的踏实,是历经世事的通透。我见过他为落魄的读书人免书款,见过他把珍藏的孤本送给爱书的孩童,也见过他在风雨中,小心翼翼地用塑料布护住书摊。

他的日子清贫,眼神却始终清亮,像山间的清泉,不染尘埃。他常说,人这一辈子,不求富贵,只求心安,守住本心,便不负此生。那年清明,我还和他在书摊前闲

谈,他说等天暖了,要整理一批旧书,送给乡下的孩子。

如今,书摊依旧,另有爱书者守望,却再也不见那个温和的身影。

老霍兄走得安静,像一本旧书,合上扉页,悄然归于尘封。

雨还在下,打湿了墓碑前的野菊花。我蹲下身,轻轻拂去碑上的薄尘,仿佛又看见老霍兄笑着递来一杯热茶。

他一生平凡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用一生的坚守,诠释了何为纯粹,何为温暖。

他守着旧书,也守着人间的善意,像一盏微弱的灯,照亮过许多人的路。

清明的雨,是思念的泪,也是新春的序。草木在雨中生长,生命在轮回中延续。

老霍兄走了,可他留下的那份从容与善良,却像种子,落在心底,生根发芽。我们总在追逐功名利禄,在喧嚣中迷失方向,却忘了最简单的幸福,是心安,是坚守,是对他人的温柔。

老霍兄用不长的一生告诉我,平凡不是平庸,坚守本心,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的光芒。

雨渐渐停了,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大地上。我站起身,望着延伸远方的阡陌,心中释然。

其实,老霍兄并未走远,他活在每一本旧书里,活在每一份善意里,活在这个清明,也活在往后的岁岁年年。

人间忽晚,山河正春,一如真情与坚守,永不褪色。



曹风

清明·归安

资料片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又见清明

李劲科

又见清明 我沿着古老的传统 走向娘亲的坟茔 这一季的草木青了又青

我把一串串的纸钱 一包包的银箔金箔 我把这一件春季的衣衫

都留存在娘亲坟前

娘亲啊娘亲,儿子看您来了 给您送上为人子最肤浅 最该有的一点点表现 儿子不孝啊,娘亲 无论我怎样说都无法 报您的一语一言

无论我怎样做都无法 报您的一针一线

娘亲啊娘亲 假若有来生 我不要做您的儿子了 我要做您的女儿 长大后成为您一样的母亲

三百米的祭奠

耿立

时间的刻度。母亲离开,二十年。母亲的忌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五。今年农历八月初,我从天津公务回鲁,然后绕路一头扎进连绵的秋雨里,赶回故乡。

这里的故乡,其实是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平原深处的小城,离真正的血地尚有四十里的路程。父母在的时候的老家宅院,早已在他们离去后,熬不过时间,堂屋颓塌,东屋委地,院里的荒草,比人还高了。

那年的雨,是思念的泪,也是新春的序。草木在雨中生长,生命在轮回中延续。

老霍兄走了,可他留下的那份从容与善良,却像种子,落在心底,生根发芽。我们总在追逐功名利禄,在喧嚣中迷失方向,却忘了最简单的幸福,是心安,是坚守,是对他人的温柔。

老霍兄用不长的一生告诉我,平凡不是平庸,坚守本心,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的光芒。

雨渐渐停了,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大地上。我站起身,望着延伸远方的阡陌,心中释然。

其实,老霍兄并未走远,他活在每一本旧书里,活在每一份善意里,活在这个清明,也活在往后的岁岁年年。

人间忽晚,山河正春,一如真情与坚守,永不褪色。

母亲在世时,我回故乡,母亲常做的就是玉米糊涂。即使我在岭南,怀念的也是这玉米糊涂。这糊涂里,有母亲的气息。

我因为思乡,曾写过一首诗《玉米面粥》,里面有这样的句子:来自故乡快速而至的玉米面有着故乡的肤色。

那一晚,姐姐给我铺好了床,执意不让我回我小城学院里的住处。她说,就在这儿住。真像回到了童年,我躺下,睡得异常沉。或许是因连日奔波,或许是因为在姐姐身边,那颗漂泊的心,找到了暂时的安宁。

在沉沉的睡梦里,我觉得母亲还在,姐姐也还是那个健康爽朗的姑娘。

第二天,我们穿上雨靴,披上雨衣,走进无边的雨幕里。

母亲的坟,在一片玉米地中。想起母亲去世周年时,她的坟也被无边的玉米包围,也是在这样的玉米地里我们去看她。那天的阳光很好,玉米密不透风,比人高的玉米棵子,叶子上的毛刺划脸。村里人埋葬母亲时,从玉米林里砍出一条路,如一条隧道,长长的列队的玉米,如肃立的尽孝的玉米。我们穿过这有情的玉米才到了墓穴。

而今天,眼前的玉米地,却是一片汪洋。玉米,枯黄。无边的冷雨里玉米耷拉着脑袋。平原地里汪洋一片。从车上下来,脚

刚踏上玉米地的边缘,脚、鞋子、脚踝、小腿忽地就陷进了泥里。泥水迅速、冷冷地灌进雨靴。我们试着在泥泞里挣扎,都无法再往前走。那片埋葬母亲的玉米地,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,将我们与母亲隔绝。

姐姐说,在地边把纸烧了吧,娘是不会怪罪的。

天地不仁,人世无奈,我们只能在雨中,在离母亲坟地大约三百米的地方停下。三百米,能模糊地感知到母亲就在那片枯黄之下,那片萧瑟之下,却再也无法靠近。

姐姐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,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圆。她把带来的烧纸、冥币、元宝一样样放进圈里。她把嘴唇抖动,因中风而含混不清的声音,在雨中断续。她说:“娘,耿立看您来了。”

我们点燃纸钱。火焰在雨中挣扎着升起。跪在湿冷的泥地上,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我十分惭愧。作为一个儿子,在母亲去世二十周年的今天,我竟然无法进入那片玉米地,无法亲到她的坟前,为她拔去一根荒草,为她添上一捧新土。

我只能隔着三百米的距离,隔着一片汪洋的玉米地,进行这场隔空祭奠。

闪回母亲在小城去世后回老家的那天,雨,也是这么大。灵车绕着村子盘旋,

找不到一条通向老家的路。在哭声和雨声中,母亲被从灵车上抬下,覆盖着油布。我跟在后面,泥泞的路上,我一遍遍在心里喊:“路太滑了,别掉下来。”“小心,脚下有水。”母亲是在雨中颠簸着,走向她最后的归宿。

火纸在雨中噼啪,纸钱渐渐烧尽,只剩下一些黑色的灰烬。大家站起身。雨还在下,天气阴沉。那三百米的距离,我们无法走近,母亲也无法走出。这二十年的光阴,这四天的冷雨,共同构筑了这场无法抵达的祭奠。

回去的路上,回望那片被水浸泡的玉米地,在灰蒙蒙的雨雾中,像一片无际的墓园。每一棵枯黄的玉米,都像一座墓碑,沉默地站立。我想,或许这“三百米祭奠”,正是命运给我的一种启示吧。它告诉我,思念,确实需要一种身体的抵达。但有时候,那无法逾越的距离,那无法弥补的遗憾,那隔着生死,也就无法传递了。

三百米,是地理距离,也是心理距离。今天,站在这三百米之外,在中原的雨云的沉滞里,隔空完成了对母亲的祭奠。这雨中的祭奠,没有坟前的叩拜,没有亲身的抚慰,只有一片汪洋,和一颗被泪水浸泡的心。

2025年10月于珠海